

FLE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 国际文学理论学会
·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
·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
· 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主编: 王宁

FRONTIERS OF
LITERARY THEORY

17

文学
理论
前沿

(第十七辑)

清华大学出版社

非外借

FRONTIERS OF
LITERARY THEORY 17

主编: 王宁

文学
理论
前沿

(第十七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理论前沿. 第十七辑 / 王宁主编.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302-47910-9

I. ①文… II. ①王… III. ①文学理论—文集 IV. ①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3272 号

责任编辑：曹诗悦

封面设计：覃一彪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刘海龙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装者：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85mm×260mm 印 张：14.25 字 数：282 千字

版 次：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800

定 价：58.00 元

产品编号：075300-01

国际顾问委员会

乔纳森·卡勒
陆贵山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

特里·伊格尔顿
J. 希利斯·米勒
吴元迈

胡经之
W. J. T. 米切尔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钱中文

主 编

王 宁

副 主 编

徐 剑 生安锋

编 委

霍米·巴巴
戴维·戴姆拉什
罗 钢
谢少波

马歇尔·布朗
党圣元
陶东风
许 明

曹顺庆
金元浦
王一川
周 宪

陈永国
刘 康
王岳川
朱立元

INTERNATIONAL ADVISORY BOARD

Jonathan Culler
Lu Guishan
Gayatri Spivak

Terry Eagleton
J. Hillis Miller
Wu Yuanmai

Hu Jingzhi
W. J. T. Mitchell

Fredric Jameson
Qian Zhongwen

EDITOR

Wang Ning

ASSOCIATE EDITORS

Xu Jian Sheng Anfeng

EDITORIAL BOARD

Homi Bhabha
David Damrosch
Luo Gang
Xie Shaobo

Marshall Brown
Dang Shengyuan
Tao Dongfeng
Xu Ming

Cao Shunqing
Jin Yuanpu
Wang Yichuan
Zhou Xian

Chen Yongguo
Liu Kang
Wang Yuechuan
Zhu Liyuan

编者前言

经过三个多月时间的组稿、审稿和编辑加工,《文学理论前沿》第十七辑马上就要与专业文学理论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见面了。我像以往一样在此重申,本集刊作为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的会刊,由学会委托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负责编辑,前几年一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近年来改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目前国际文学理论学会尚无一家学术刊物,而且该学会秘书处又设在中国清华大学(王宁任该学会秘书长),因此经过与学会主席希利斯·米勒教授等领导成员商量,决定本丛刊实际上又担当了国际文学理论学会的中文刊物之角色。自2009年起,由于本刊主编王宁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聘为讲席教授,因而本刊将由上海交大和清华大学两大名校联合主办,这应该说是一种卓有成效的强强联合吧。值得我们欣慰的是,本刊自创刊以来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不仅读者队伍日益壮大,而且影响也在逐步扩大。可以说,本刊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第一步已经实现。尤其值得在此一提的是,从2008年起,本集刊已连续四度被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列为来源集刊,前几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又对各种集刊进行了整顿,一些集刊由于种种原因而停刊,而本刊则得以幸存,而且自前年起改为半年刊。这些无疑是对本刊的一个极大鼓励和鞭策,我想我们今后的任务不仅是要继续推出高质量的优秀论文,还要争取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学者的强劲声音。

正如我在第一辑编者前言中指出的,我们办刊的立足点是这样两个:一是站在国际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前沿,对当今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推出我们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从今天的视角对曾在文学理论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但现已被忽视的一些老话题进行新的阐释;二是着眼于国际性,也即我们所发表的文章并非仅出于国内学者之手,而是在整个国际学术界物色优秀的文稿。鉴于目前国际文学理论界尚无一家专门发表高质量的反映当今文学理论前沿课题的最新研究成果的长篇论文的大型集刊,本刊的出版无疑填补了这一空白。本刊本着质量第一的原则,现在改为每年出版两辑,也许今后会出版三辑或四辑。与国内所有集刊或期刊不同的是,本刊专门刊发20 000~30 000字的既体现扎

实的理论功力同时又有独特理论创新的长篇学术论文 10 篇左右,最长的论文一般不超过 40 000 字。所以对于广大作者的热心投稿,我们不得不告诉他们,希望他们在仔细研究本刊的办刊方针和研读各辑所发论文之后再寄来稿件。本刊每一辑发表境外学者论文为 1~2 篇,视其是否与该辑主题相符,这些论文一般选译自国际文学理论的权威刊物《新文学史》和《批评探索》(主编者拥有这两家刊物的中文版版权)或直接向境外学者约稿。国内及海外学者用中文撰写的论文需经过匿名评审后决定是否刊用。现在每一辑的字数为 20 000 字左右。

读者也许已经看到,本辑与第十六辑的栏目设置有些不同。第一个栏目依然是过去沿袭下来的主打栏目“前沿理论思潮探讨”。这一栏目的第一篇文章出自本刊主编王宁之手,他的这篇论文基于比较诗学和认知诗学的研究提出了一个世界诗学的理论建构,作者在从九个方面阐述了建构中的世界诗学的内容后指出,建构世界诗学的理论根据主要有这三点:(1)世界诗学是基于世界文学和比较诗学研究成果的一种理论升华,而当今占据主流的西方文论并未涵盖不同国别和民族的文学和理论经验;(2)迄今所有具有相对普适性的文学阐释理论都产生于西方语境,由于其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局限,这些理论的提出者不可能将其涵盖东西方文学和理论的范畴和经验,尽管一些理论家凭着深厚的学养和理论把握能力通过强制性阐释使自己的理论教义也能用于非西方文学阐释,但毕竟漏洞很多;(3)中国学者始终关注西方文学理论的前沿课题,同时又有东方的本土文学和理论批评经验,因此中国学者完全有能力提出自己的理论建构。毫无疑问,在当前这个强调建立中国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大背景下,本文的发表将起到某种导向作用。第二篇文章出自印度学者尼南贾纳之手,作者所论述的翻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那种逐字逐句的文字层面上的翻译,而是一种以后殖民批判和文化再现为特征的文化翻译。这显然对当前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的工程的实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这方面的译文我们以后还要选发。

接下来的两篇论文分别从各自的理论视角对一些当代理论现象作了批评性阐释。丁礼明的文章讨论了互文性理论在当下的发展流变,他认为,这个概念虽为克里斯蒂娃首创,但现已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门显学,并持续影响了多种文学理论流派。期间法国的巴特、德里达以及美国的布鲁姆、米勒等当代文论家都对文学互文性理论的演变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与别人不同的是,他还介绍了美国学者摩根对互文性理论所作的修正和补充。丁文还基于此对互文性的理论渊源及其在当今的发展演变进行梳理,为国内这方面研究的延续性提出了

一些建设性的见解。意大利青年汉学家李蕊的文章虽不是专门探讨文学理论的，但是她通过仔细阅读意大利汉学家的大量著述，从中梳理出他们对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通过对这些原始资料的追踪和理论分析，她总结出其中的一些对中国学者有着参考价值的理论问题和观点。尤其可贵的是，李蕊的母语并非汉语，但是她却坚持用汉语写作，这无疑为海外汉学家树立了一个榜样。今后我们还要发表这方面的论文。

本辑的第二个栏目“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选发了两篇论文，分别研究了两种不同类型的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观，这两篇文章均是作者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陈静的文章研究的是高尔基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她一开始就指出，高尔基一生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世界文学多有涉猎，且都形成了富有个人特色的评判与论断。在他的阅读与评论范围中，富有幻想意味的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不仅对个体的读者多有裨益，而且通过人类精神的构成进入社会文化的塑形之中，因而他对之充满了兴趣，并且给予了高度重视。在高尔基眼中，欧美文学始终具有烛照俄罗斯文化发展的属性，其中法国文学的多样化和英国文学对欧洲文学的变革，最能引发他的注意。今天，当我们重新研究世界文学这个课题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相关联时，高尔基早年的开拓性贡献更显得重要，他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与发展，其中所呈现的事关人与文学互动的世界值得我们不断地去探索和反思。

王希腾的文章研究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重要理论家詹姆逊。虽然国内研究这方面的著述已经不少，但是他依然认为，由詹姆逊自己提出，集中体现其学术特点的“社会形式诗学”概念却未得到学界充分的阐释。因此他的文章弥补了这方面的一个缺憾。在王希腾看来，詹姆逊的社会形式诗学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传统和精神分析学传统，利用叙事形式—意识形态—社会的三元辩证法探讨了文学、文化形式和社会形态的内在关系和外在表征。从理论的历时建构而言，社会形式诗学萌发于詹姆逊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批评，成熟于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批判，其后延伸至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剖析，现阶段则继续探讨并重构作为更高级社会形态的乌托邦空间。最后他总结到，社会形式诗学概念的提出，首先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消解了 20 世纪 60 年代和 90 年代的部分理论危机；其次为资本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学批评理论提供了整体性的研究视角和范式。这些具有理论价值的洞见值得国内的詹姆逊研究者参考借鉴。

第三个栏目是本辑新开辟的,题为“借鉴与重构”,专门发表一些从国外文论中借鉴和转化并带有中国理论家的重构的理论话语的研究论文。本辑首先发表的是张连桥的文章,他讨论的重点是近几年来在中国有着较大影响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张文总结到,自2004年至2016年,文学伦理学批评经过了十余年的发展,在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已成为当前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里的“显学”。他认为,与英美的伦理批评所不同的是,中国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建构了自己的基础理论,而且形成自己的批评话语,拥有专门的批评术语,问题意识突出,学术观点鲜明,在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提供了一套可供操作的研究路径与批评范式。因此这样的一种借鉴、转化并带有重构性质的批评理论就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本辑最后一个栏目“探索与争鸣”过去虽曾有过,但未能坚持,主要是这方面稿源尚缺。本辑所发表的两篇文章均属争鸣性的,其目的并非针对某个人,而是针对一些有着潜在影响和价值的理论话题。凌淑珍和张学丽的文章在充分肯定张江提出的“强制阐释”理论的价值和意义之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商榷性的意见,其目的是帮助张江更加完善自己的理论建构。而黎志敏的文章则从陆建德近期发表的一些著述中的观点出发,广泛阐述了中西诗歌主体的“自美”与“自省”问题,这种“接着说”和“对着说”的写作风格正是本刊所倡导的,因此也借此欢迎广大读者和作者就这方面的话题撰文参加理论争鸣。

本刊的编定正值新学期来临之际,大家都在忙着新学期开始的工作,我在此谨向为本辑刊的出版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清华大学出版社编辑人员致以深切的谢意。我们始终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支持和鼓励。

王 宁

2017年3月

目 录



编者前言

前沿理论思潮探讨

比较诗学、认知诗学与世界诗学的理论建构	王 宁	1
文本与文化的再现：翻译研究与民族学	[印度] 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	19
互文性的理论渊源及其在当今的发展演变	丁礼明	45
意大利汉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	李 蕊	68

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

高尔基与世界文学	陈 静	94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社会形式诗学研究	王希腾	121

借鉴与重构

范式与话语：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的兴起与影响	张连桥	148
------------------------------	-----	-----

探索与争鸣

“强制阐释论”和批评伦理	凌淑珍 张学丽	170
“理性的情感”：论中西诗歌主体的“自美”与“内省” ——基于陆建德相关思想的辨析与拓展	黎志敏	191



CONTENTS

Editor's Note

Exploring Frontiers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ultural Trends

Wang Ning

Comparative Poetics, Cognitive Poet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 Poetics 1

Tejaswini Niranjana

Representing Texts and Cultures: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Ethnography 19

Ding Liming

The Theoretical Sources of Intertextuality and Its Current Evolution 45

Lavinia Benedetti

Studies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n the Works by Italian Sinologists 68

Studies of Marxism and World Literature

Chen Jing

Maxim Gorky and World Literature 94

Wang Xiteng

A Study of Fredric Jameson's Poetics of Social Forms 121

Reference and Reconstruction

Zhang Lianqiao

Paradigm and Discourse: The Reconstruction and Impact of Literary Ethical
Criticism in China 148

Exploration and Debate

Ling Shuzhen and Zhang Xueli

The Theory of "Imposed Interpretation" and the Critical Ethics 170

Li Zhimin

Rational Emotion: "Narcissism" and "Self-denial" in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ry 191

比较诗学、认知诗学与世界诗学的理论建构

王 宁

内容提要：“世界文学”近年来已成为国际人文学科的又一个热门话题。当年歌德之所以提出世界文学的构想，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在读了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一些非西方文学作品后颇受启发故提出了这一构想。本文作者在西方学者的先期研究基础上，从比较的和中国的视角提出一种世界诗学的理论建构。作者认为，世界诗学的建构有着世界文学和比较诗学的基础，此外，近几年来认知诗学的异军突起和日臻成熟，也为我们建构一种普适性的文学阐释理论或世界诗学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建构世界诗学的理论根据主要有这三点：（1）世界诗学是基于世界文学和比较诗学研究成果的一种理论升华，而当今占据主流的西方文论并未涵盖不同国别和民族的文学和理论经验；（2）迄今所有具有相对普适性的文学阐释理论都产生于西方语境，由于其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局限，这些理论的提出者不可能将其涵盖东西方文学和理论的范畴和经验，尽管一些理论家凭着深厚的学养和理论把握能力通过强制性阐释使自己的理论教义也能用于非西方文学阐释，但毕竟漏洞很多；（3）中国学者始终关注西方文学理论的前沿课题，同时又有东方的本土文学和理论批评经验，因此中国学者完全有能力提出这一理论建构。作者在对建构世界诗学的路径加以阐释后指出，世界诗学构想的提出，有助于世界文学理论概念的进一步完善，它作为一个由中国学者提出并且值得国际学界关注和讨论的理论话题，将改变和修正现有的世界文学和文论格局。

关键词：比较诗学 世界文学 世界诗学 普适性 阐释理论

Abstract: World literature has in recent years become another heatedly discussed cutting edge theoretical topic in international humanities. Goethe first conceptualized this term a hundred and ninety years ago largely due to the fact that he was inspired by some non-Western literary works he had read, including Chinese literary works. Based on the ready-made research results, the article, largely from a Chinese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uts forward a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world poetics.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 poetics has a solid foundation of both world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poetics. Besides, the newly emergent cognitive poetics which has been more and more mature has also provide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 poetics, which

is also a sort of universal interpretive theory of literature.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constructing such a world poetics mainly lies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1) World poetics is a theoretical sublimation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poetics as the dominant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in the present era does not cover all the experiences of different national literatures and critical theories. (2) So far almost all the relatively universal literary interpretive theories are from the West, which due to the limit of their language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can hardly cover all the literary and theoretical categories and experiences. Although some Western theorists, depending upon their profound theoretical attainment and superb interpretive power, impose their theoretical doctrines upon interpreting non-Western literary phenomena, their interpretations can hardly be effective and convincing. (3) Chinese scholars are always concerned about the cutting edge issues in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while obtaining rich local literary and critical experiences. They have full right to put forward thi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he author points out after explaining his way of constructing world poetics that to put forward thi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may well help perfect world literary theory and conceptualization. As a theoretical issue set forth by Chinese scholars worth attracting their international counterparts' attention, it will change and revise the established world literary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Key words: comparative poetics; world literature; world poetics; universality; interpretive theory

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世界文学”这个沉寂了多年的理论概念近十多年来也开始浮出历史的地表,并逐渐成为国际人文学科研究的又一个热门话题。^[1]当年歌德之所以能够提出世界文学这一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构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读了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一些非西方文学作品后受到很大启发故提出了这一理论构想。同样,中国的文学理论也曾对西方学者的比较诗学理论建构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对于这一点,绝大多数主流的西方文学理论家却全然不知,或者拒不承认。在这方面,美国学者刘若愚(James J. Y. Liu, 1926—1986)、法国学者艾田浦(René Etiemble, 1909—2002)、荷兰学者佛克马(Douwe W. Fokkema, 1931—2011)以及美国学者孟而康(Earl Miner, 1927—2004)等人则作过一些初步的尝试。孟而康这位精通东西方文学和理论的比较文学学者甚至提出一种跨文化的比较诗学理论模式,但是他的诗学理论并未上升到

[1] 虽然关于世界文学问题的讨论自歌德提出其构想以来一直有所讨论,但真正作为一个热门话题引进学界广泛关注和讨论则始自21世纪初,尤其是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出版他的专著《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之后这方面的著述才不断增多。

总体文学和世界文论（诗学）建构的高度。^[2]其原因在于，在当时的西方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非西方的文学和批评理论经验并未被当作建构一种普适性世界文论的基础。而在今天世界文学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审美现实的情况下，文学理论也进入了一个“后理论时代”。关于“后理论时代”的理论情势我已在多个场合做过讨论，也在国内外发表了一系列著述，这里无须赘言。^[3]我在此提出一种世界诗学建构之前想再次强调，“后理论时代”的来临使得一些原先被压抑在边缘的理论话语得以步入前台，目前在国内被人们热议的认知诗学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后理论时代”的来临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使得来自小民族的或非西方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学研究者得以与我们的西方乃至国际同行在同一个层次上进行平等的对话。有鉴于此，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基于世界文学和比较诗学这两个概念建构一种同样具有普适意义的世界诗学。这也可算是我们努力建构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话语的一个尝试。

从比较诗学、认知诗学到世界诗学

也许人们会认为，在当今时代，由于文化研究的冲击，谈论具有精英意识和含有诸多审美元素的诗学早已被认为是一种奢侈品。即使在国际比较文学界，讨论比较诗学问题也只是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进行，而且还要与当下的社会和文化问题相关联。在文化研究大行其道、文学理论的“黄金时代”已成为历史的情形下，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哀叹：文学创作面临着死亡的境地，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也早就演变成了漫无边际的文化理论（cultural theory），既然如此，谈论比较诗学还有何意义？在当今这个精英文学呈萎缩情势的状况下讨论诗学问题是否有点不合时宜？但我认为，上述这些情况只是西方文论界的情形，并不代表整个世界的文学理论状况。尤其是在中国的文学理论界，经过近百年来学习西方理论和弘扬比较文学，再加之近几年来世界文学理念和认知诗学的引进和发展，中国的文学理论家已经娴熟地掌握了西方文论建构的路径和方法，此外，我们在大量引进西方文论的同时，也从未忽视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学批评和理论实践，可以说现在已经到了建构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话语并在国际学界发出强劲声音的时候了。

[2] 他在这方面的一部集大成之著作就是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的专著：*Comparative Poetics: 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3] 参阅我的著作：《“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以及论文：《“后理论时代”的文化理论》，《文景》，2005年第3期；《“后理论时代”西方理论思潮的走向》，《外国文学》，2005年第3期；《穿越“理论”之间：“后理论时代”的理论思潮和文化建构》，台湾《中央大学人文学报》，第32期（2007年10月）；《“后理论时代”中国文论的国际化走向和理论建构》，《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再论“后理论时代”的西方文论态势及走向》，《学术月刊》，2013年第5期；以及《“后理论时代”的理论风云：走向后人文主义》，《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6期。

毫无疑问,要想建构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文学阐释理论,或曰世界诗学,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建构是否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否则的话,即使建构出了一种宏大的理论体系,也未必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认可。因此我们要通过对中国和西方以及东方主要国家的诗学的比较研究,才能站在一个新的高度提出自己的理论建构,否则重复前人或外国人早已做过的事情绝不可能取得绝对意义上的创新。因此我认为,这个基础就是在国际比较文学领域内存在已久的分支学科——比较诗学,而本文则首先从比较诗学的视角切入来探讨不同的民族/国别文学理论的可比性和综合性。通过这种比较和分析,我们透过各民族/国别诗学或文论的差异之表面窥见其中的一些共性和相通之处,这样建构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世界诗学就有了合法性和可行性的基础。当然,建构世界诗学有着不同的路径,它具体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1)世界诗学必须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包容产生自全世界主要语言文化土壤的文学理论,因此对它的表达就应该同时是作为整体的诗学体系和作为具体的文学阐释理论;(2)世界诗学必须跨越语言 and 文化的界限,不能只是西方中心主义或“英语中心主义”的产物,而更应该重视世界其他地方用其他语言发表的文学理论著述的作用和经验,并且及时地将其合理的因素融入建构中的世界诗学体系;(3)世界诗学必须是一种具有普适性意义的文学阐释理论,它应能用于解释所有的世界文学和理论现象,而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古代的还是现当代的文学和理论现象;(4)世界诗学应同时考虑到普适性与相对性的结合,也即应当向取自民族/国别文学和理论批评经验的所有理论开放,尤其应该关注来自小民族但确实具有普适性意义的文学和理论;(5)世界诗学作为一种理论模式,在运用于文学阐释时绝不可对文学文本或文学现象进行“强制性阐释”,而更应该聚焦于具体的文学批评和理论阐释实践,并及时地对自身的理论模式进行修正和完善;(6)世界诗学应该是一种开放的理论话语体系,它应能与人文学科的其他分支学科领域进行对话,并对人文科学理论话语的建构作出自己的贡献;(7)世界诗学应该具有可译性,以便能够对英语世界或西方语境之外的文学作品和文本进行有效的阐释,同时在被翻译的过程中它自身也应有所获益;(8)任何一种阐释理论,只要能够用于世界文学作品的阐释和批评就可跻身世界诗学,因此世界诗学也如同世界文学概念一样永远处于一个未完成的状态;(9)世界诗学既然是可以建构的,那它也应处于一种不断地被重构的动态模式,那种自我封闭但却无法经过重构的诗学理论是不可能成为世界诗学的,因此每一代文学理论家都可以在实际运用中对它进行质疑、修正甚至重构。总之,我们提出世界诗学构想和理论建构,必然使得居于比较诗学层面的来自不同民族/国别的诗学具有一种整体的视野和理论的高度,同时也有助于世界文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它也将如同世界文学这个理论概念一样,作为一个能够引发讨论甚至争论的理论话题产生国际性的理论讨论,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修正现有的世界文学和文论的格局。此外,作为中国的文学理论家和比较文

学研究者，我们也可以借此从中国的视角对重新绘制世界文学和文论的版图作出自己的贡献。

确实，在当前的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尽管有相当一部分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关于“世界文学”概念的讨论，但却很少有人去深入探讨与世界文学相关的理论问题，这些学者也并不企望建构这样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世界诗学。^[4]另一方面，世界文学伴随着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这个大的论题的再度出现，已经变得越来越吸引东西方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者，一些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学者也参与讨论并且提出了关于这一颇有争议的概念的各种定义和描述。同样，不少学者已经试图将世界文学研究与文学经典的形成与重构以及重写文学史等论题相结合，以便取得一些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在我看来，迄今所取得的成果还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其原因在于至今尚无人提出自己的全新理论建构。对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也依然停留在比较诗学的层面，并没有在孟而康的比较诗学研究基础上做出理论上的升华和建构。因此在提出我的理论建构之前，简略地回顾一下孟而康的比较诗学概念和他已经做出的开拓性工作仍有必要。因为在我看来，正是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主导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那些年代里，孟而康独辟蹊径，开辟了一条跨东西方文学和理论比较研究的路径，并且颇有洞见地提出了“跨文化的比较诗学研究”，应该说，他的具有“拓荒”性质的先期研究及其成果给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确实，孟而康的研究基于跨东西方文学和理论的比较研究，他通过仔细阅读，从东西方文学和理论著作中积累了大量的例证，从而发现了“一种生成性诗学”，^[5]虽然他没有使用诸如“世界”（world）或“普世的”（universal）这类词，但他实际上意在突破西方中心主义或者所谓的“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而建立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诗学体系。因为在他看来，这样一种普遍的或系统性的诗学首先应当是“自满自足的”，不应该受制于特定的时代和批评风尚的嬗变，这样它才有可能成为具有普适意义和价值的美学原则。显然，孟而康集中讨论了一些在文学史上已有定评的经典文学作品，但却

[4] 西方的世界文学研究者在这方面发表了大量的著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主要有：Emily Apter, *The Translation Zone: A 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Theo D'haen, *The Routledge Concis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London: Routledge, 2012; 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David Damrosch, *How to Read World Literature*,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9; Franco Moretti,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New Left Review*, 1 (January-February 2000), pp. 54-68. 这些著述大都围绕世界文学这个话题进行构想（Moretti）、讨论（Damrosch）、争论（Apter）并总结（D'haen），但是都没有涉及世界诗学或文学理论问题。

[5] 厄尔·迈纳，《比较诗学：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札记》，王宇根、宋伟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314页，译文有所校改。

很少讨论当代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因此,我们今天在建构一种世界诗学时,只能将其视为一种具有学术史价值的著作,虽然它对我的理论建构不无启发,但其中的问题依然不少。另一方面,孟而康著作的局限还在于,他出版了《比较诗学》一书后不久就患病,由于他的英年早逝而未能实现他已经开始萌发的世界诗学构想,这无疑给他留下了无尽的遗憾。^[6]再者,他的另一个局限则在于,作为一位有着强烈精英意识的日本学研究者,他头脑里考虑最多的是日本的古典文学和文论,虽然他在书中也捎带提及了中国的文学理论著作,但却全然不提现代文论。因此他的研究更具有史学的价值而并不能引发当下的理论讨论。因此后来在文化研究异军突起并迅速步入学术前沿时,比较诗学便逐步被“边缘化”了。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孟而康出版《比较诗学》的90年代初,正是文化研究崛起并对比较文学学科产生强有力冲击的年代,尤其是美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更是言必称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反对传统的习俗,挑战精英意识,以当代非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为研究对象,这就更与有着精英和经典意识并排斥当代文论的比较诗学大相径庭,因此比较诗学研究很快就被淹没在文化研究的“众声喧哗”声中,它只能在一个狭窄的小圈子里发挥有限的功能和影响。而比较诗学虽然仍带有精英主义的倾向,但它已经被东西方的文学批评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同时也是不甚完备的。在当今这个跨文化的语境下它很难显示出其普适意义和价值,因此建构一种具有相对普适意义的世界诗学就势在必行。

此外,我所提出的世界诗学建构,还受到其他一些理论建构的启迪,其中之一就是在当今时代异军突起并且从边缘逐步向中心运动的认知诗学。我认为这也是作为我提出自己的世界诗学理论建构的一个基础。因为在我看来,提出世界诗学的建构,如果没有广泛深入地对中外诗学或文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的话,就如同一座空中楼阁那样不攻自垮。而认知诗学则是近十多年来从边缘逐步进入中心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它介入文学和语言之间的界面研究,专注文学的语言因素考察和研究,具有很强的实证性。它提醒人们,文学既然是语言的艺术,对它的研究就不可能忽视从语言形式入手的经验研究。因此认知诗学的崛起实际上起到了文化理论衰落之后的某种反拨作用。它近几年来在中国的兴盛更是说明了这种理论模式的普适性和可行性。本文的目的并非专门讨论比较诗学和认知诗学,但这二者在我的理论建构中却是无法回避的。它们对我的启迪也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我从比较诗学谈起。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质言之,就是从比较的视

[6] 关于孟而康的比较诗学价值以及理论建构上的局限, Cf. Wang Ning, "Earl Miner: Comparative Poet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 Poetics", *Neohelicon*, 41.2 (2014), pp. 415-426.

角对文学理论进行的研究，它聚焦于文学理论中的种种现象和问题的比较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既包括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诗学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也包括了跨学科、跨文化诗学的比较研究。但是比较诗学并不意味着仅仅采取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文学理论，它还可以将文学的理论阐释作为其观照的对象，因此它同时也是诗学的一个分支。而认知诗学(cognitive poetics)则是近几年来十分活跃的一个文学批评流派，它将认知科学的原则，尤其是认知心理学的原则，用于文学文本的阐释。它与读者反应批评，尤其是注重读者的心理反应作用的那一派，密切相关，此外，它也与专注文学的语言界面研究的文体学关系密切，常常被欧洲的一些崇尚文学经验研究的学者用来分析文学文本的语言因素。认知诗学批评家也像当年的英美新批评派批评家那样，致力于文学文本的细读和分析。但与他们不同的是，认知诗学批评家并不仅仅满足于此，他们同时也认识到语境的重要性，尤其是对文本的意义的发掘至关重要。因此认知诗学也突破了新批评派的那种封闭式的专注文本的做法，同时也超越了结构主义的专注语言形式的做法，它所显示出的强大生命力已经越来越为当代理论界所认可。

如果说，比较诗学理论家孟而康是一位来自精英文学研究的美国学者的话，那么认知诗学的奠基人是鲁文·楚尔(Reuven Tsur)则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来自小民族和小语种的理论家，他所出生的国家是东欧的罗马尼亚，远离西欧的文学理论主流，所操持的母语更是不入主流。后来他所工作的国家以色列也是一个远离欧美中心但却与欧美学界有着密切关系的边缘地带。楚尔在写于1971年的博士论文中发展了一种被他称之为“认知诗学”的方法，试图将其推广到所有的文学和诗学研究中。作为一种跨学科的文学研究方法，认知诗学涉及的范围极广，包括文学理论、语言学、心理学和哲学的多个分支。就文学研究而言，认知诗学探讨的是文本的结构与人类感知性之间的关系，并对发生在人的大脑里的各种作用充当协调者。楚尔的贡献就在于将这种认知诗学加以推广并应用于格律、声音的象征、诗歌的节奏、隐喻、诗歌本身以及变化了了的意识状态的研究，他从探讨文学的“文学性”乃至“诗性”入手，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他所建构的认知诗学还用于更广泛的领域，诸如时期的风格、文类、建筑范式、翻译理论、批评家的隐含的确定风格、批评能力以及文学史等领域的研究，具有鲜明的跨学科和跨文化研究的特性。当然这种美好的愿景能否在实际文学阅读和批评实践中得到有效的运用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但楚尔对理论建构的热情和雄心确实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但是，认知诗学为何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得不到彰显呢？这显然与两方面的制约有关：首先是在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大行其道的“黄金时代”，一切专注文学文本的语言因素考察研究的批评和阐释都被边缘化了，认知诗学也是如此。其次则是在西方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年代里，一个来自小民族和小语种的学者尽管用西方的霸权语言——英语发表著述，但依然很难跻身学术理论争鸣的前沿。而在当今的“后理论时代”，文